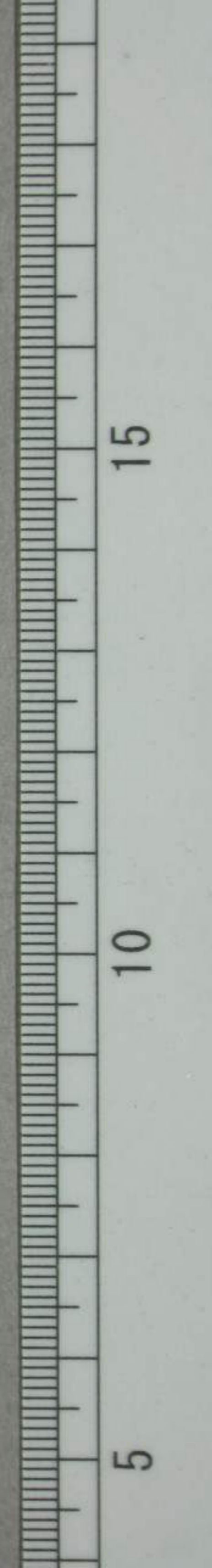




近古史談

一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97
1





慶應四戊辰秋

# 近古史談



1799

題辭

芒芑靖洲盛衰千古應仁胤階



分裂九土織田勃興畧定中原  
皇居既壯天子斯尊豐臣繼業  
東征西伐餘力曜兵威震窮髮

近古史談 卷之一 題辭



裁后乘運撫寧四陲誅叛討逆  
廟某靡遺元和偃武與民休息  
驩虞三百絜誰之力

寧靜子題

近古史談引

春首南風揚沙。破窓驚之。塵壘滿几席。須涉之痛。  
偶士廣袖此卷。示屬。題言。讀其英主盛將之  
事。如耳。嗚呼。叱咤之聲。讀其武夫悍卒。時人  
使客之來。如目。橫劍舞劍。抗腕揚眉之容。讀其志  
義。猶如之烈。之變。令人想整襟正色。琢廉礪潔  
之狀。於是拍案呼快。命寫引滿。颯風頓愈。憶昔後  
山陽顧氏。於京師。曠間侍酒。縱譚。以六之英雄事蹟  
以為常。嘗曰。余弱冠游江都。立危藤二洲。馳名於



酌間好說戰國事。醇乎為行君也。而其中乃有如此者焉。余曰。亦非由有死謂曰。亦警耶。士廣半生磨寸。歎星。瀟洒風流。文士。而無半氣象。只平臺。端如此。亦無乃此。由來。支左右文武者。姚以子姪之教。皆爾。我民之於武。獨有不待教者焉。加之。以。健。順。德。義。奉公守官。衛社稷。保黎元。此。心。志。去。一。姓。表。東海。而。雄。詔。宇。宙。也。嗚呼。一。尚。我。乙。知。孟。孫。念。之。日。題。下。鴨。林。卷。九。里。考。同。 宥陰監谷世弘

近古史談目次

卷之一

織篇第一 凡二十條

了伯聽平語

附記

織田公納諫

右府營皇宮

神子田長門

無雙道化

謙信陷私市

倒敷狀

米田某

岩間大藏

附記

藝候戒諸子



細川藤孝

破缸柴田

附記

梶川彌三郎

大緩山

仁科信盛

稻葉一徹

烈奴

山内一豊妻

厨人坪内

善射者某

右府察微

森蘭丸

光秀友形

附記

百姓作右衛門

卷之二

豐篇第二九條元三十

挈鞋奴

設姓曰木下

歌人幽吉

賤嶽之役

羽柴氏神速

石田三成

附記

島左近

小田原之役

附記

花房職之

豐公天

勇婢

豐公賜首鎧忠勝

利休訪蒲生氏

附記



上杉景勝

関白誅利休

附記

利休之靈

征韓之役

韓國多虎

畧善左衛門

悍卒

神符之夢

太閤薨

太閤雜事

加藤嘉明

岡野左内

附記

清正讀論語

飯田覺兵衛

戸川肥後

福尾勝兵衛

塙團右衛門

曾雲居

恠猴

敗天公

利常品諸將

卷之三

徳篇第三上九四十條

伊田之役

石川八左衛門

鈴木又三郎

土屋長吉

蜂谷半之丞母

本多重次

重次破釜

朝日千次



長湫之役

濱松夜話

鶴章繡衣

北條氏贈密柑

酒井金三郎

大筋次小山

関原之役

平塚因幡

宥平塚越中

佃十成

雨降地固

避雷符

雛僧三條

老姬失火

止引水役

一生四十八戰

附記

本多氏絶命詞

内藤勇斷

成瀬奇嶽

大窪佳謔

宇都宮大和

曾呂利某

太田忠兵衛

奇童

甲賀氏子

土井利勝

酒井忠利

松平信綱

碁局滅燭

丁子風爐

茶禿正齋

稻葉正則

卷之四



德篇第三下 二十九條

台德公謹厚

琴星見

太田某

太公論復讐

本多三彌

賢媪

台德公美事

舞妓阿國

紀公生母

南龍公

阿閉掃部

杉田壹政

附記

寬永三輔

大猷公寬仁

石谷十藏

黃門義公

尾公吉通

中將正之

節婦一

節婦二

女子復讐

計一百三十條



近古史談卷之一

早稲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東與大槻清崇著

了伯聽平語

續篇第一

了伯聽平語

佐野城主天德寺了後屬北條氏。號名夙頭。嘗招  
警師善琵琶者某。演平語。警師為唱二曲。一係佐  
佐木高綱事。一係那須宗高事。了伯每聽一曲。鳴  
咽飲歎。而不已。他日從容問左右曰。昨聽平語。若  
何。皆曰。甚可樂也。但所演皆係赫赫功名之事。而

近古史談

卷之一

五



君獨泣不已何也。了伯聞之仰天大息曰。吾今而知汝等不足為我用也。顧高綱之碎鍊。兼公乞其所愛名馬而約先登於不可必之前。其心固無生還之理矣。宗高立馬於兩置屬目之中。而射扇眼。乎海波數百步之外。不幸一發不中。唯有自刎以投於海耳。吾推究二子心事至此。則感慨悲壯。不自覺涕淚之交乎。嗟也。今日弓箭之士。果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何戰不勝。何功不成。汝等乃曰。見其可樂。不見其悲。吾是以知其無能為也。

寧靜子曰。古人云。以活眼讀活書。天德寺氏之聽平語。可移以為讀史之法焉。

附記

天德寺了伯。佐野城主小太郎宗綱之伯父也。宗綱之死。諸臣相謀。請北條氏弟氏忠為嗣。了伯獨欲養佐竹氏子。議不合。遂去入京。隱棲黑谷云。及豐公之東征。乃起以為嚮導。

織田公納諫

右府信長幼放縱。動止不常。其傳平手政秀。驟諫



不聽政秀憂憤之極留諫書一封而自殺於是信  
長大感悟改過勵行益講武事遂東征西伐誅叛  
無暇及天正中定天下大半威名藉藉乎京畿近  
臣或獻媚曰曩中務不察君之成大業如此而早  
自決死何性之急也信長作色曰言何妄當初微  
中務一死之諫孤何以得執弓箭以至乎此孤之  
所以能至乎此者皆中務之力也抑諫臣之死者  
多矣至自死以諫其君如中務者今古未曾有見  
聞之也汝乃日以躁急不唯無禮於中務使孤追  
悔憾感不能已汝言之妄不亦甚乎

寧靜子曰織田公天賦英資縱無政秀之死諫豈  
終身昏迷不自悟者乎侍臣之貢諛亦非無謂也  
特公不受以爲已功而專歸之政秀一激之力君  
德之美洵可嘉尚矣抑公中道不令終雖如可恨  
然臣秀吉繼乃公遺業盡成其所志則大亂削平  
之功不得不歸之織田公矣嗚乎亦偉哉

右府營皇宮

足利氏之季宮闕之頽廢極矣有傳當時古老之



言云。茨牆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搏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聞如無人。而公鄉之窮阨殊甚。近術公國歌會。盛饘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禪衣。直纏蚊帳於體。以見其人。其瑣尾如此。及織由氏之興。則營宮禁。辨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煥然始有可觀云。

寧靜子曰。應仁以還。大亂極矣。天下侯伯爭地以戰。惟利之視。名分紊。而私欲橫。誰復問乎。宮闕之廢興。當此之時。不有織由公大節高義以尊天子。則蒼生何由觀皇室之再造乎。而今日恭順之美。蓋有由來矣。嗚乎。如公者。所謂知時務之俊傑者。非耶。

神子田長門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我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唐首甚急。唐首。即以燒牛尾飾。燒首。燒然者。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甚急。怯懦之士。必及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大



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由也。  
寧靜子曰。太閤嘗問前田毛利諸公曰。假使故右  
府率兵五千。與蒲生氏一萬人戰。則卿等將何屬。  
諸公未以有對也。太閤曰。如孤屬右府耳。何則。使  
南軍得北軍首五六級。其一必氏鄉首也。北軍得  
南軍首。雖至四千餘級。決不能見右府面。是其將  
將之才。所以不可及也。余謂太閤此言。與右府所  
論互相發明。然則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者。豈為將  
將者言之歟。

無雙道化

道化清一郎。亦美濃人也。來仕信長。從軍屢有功。  
信長愛其驍勇。自書無雙字於背旗。以賜之。人因  
呼曰無雙道化云。信長嘗招美濃士平野某。道化  
與之款接。因從容問曰。聞子進則先登。退則殿後。  
不知何以能如此。平野應曰。亦在決死耳。雖然。齋  
藤氏諸將。前後皆死於國。而余獨保餘喘在此。究  
竟由勇氣之不足也。今承子之問。不覺慚汗浹背。  
道化退而嘆曰。平野氏之不伐勇。吾斷不能及。



寧靜子曰。進則先登。勇者所能。退則殿後。非大勇者。不能。而平野實兼之。然則無双二字。移以付之。平野可也。

謙信陷私市

武外私市。據夾埧為城。有大澤繞其後。地勢頗壯。越侯謙信圍之。而未能下也。偶騎馬候城中。其牙城接支城處。架以篋橋。橋上時見白衣人往來。影落在水面。蓋此時婦人夏服。多用白衣黑章。謙信因謂是必質子童女在牙城者。出而逍遙也。於是

使其臣柿崎和泉帥師。門於前門。城兵謂敵來萃焉。戮力捍禦於此。謙信乃遣入城後。壞旁民舍。編其材為筏。浮之澤中。大噪而進。城中童男女。果大驚。號哭避之。支城城兵在前門者。相驚曰。牙城有反應者。不可逃也。或自殺。或出降。謙信兵不損一士。而遂陷焉。

寧靜子曰。杉霜臺以雷轟電擊之勢。逞此小技倆。所謂捕鬼亦用全力者。

倒敷狀



甲侯信玄將與謙信和使長遠寺僧某往說焉。謙信延僧而問曰。甲斐之臣有向井左衛門者乎。曰有。其人有刀瘕乎。曰有。在於面。謙信歎曰。昔川中崑之戰。渠自呼姓名。槍鏃我背後。吾反顧一擊。斬其面。意爾時既傷死也。今尚無恙耶。乃出綠綿戰袍。有槍痕者。附以一簡。使僧贈之於左衛門。世謂之綱敷狀。

空靜子曰。我聞謙信氏身不甚長。行步曳踵。其臨戰也。着黑綿袍。戴小鐵笠。投三尺青竹杖。以指揮士卒耳。由此觀之。其人灑灑落落。可想矣。若夫賜勲狀於敵我者。以賞之。亦其襟懷豁如之所致。豈出于結親逆忝之下策耶。

米田某

信玄之攻村上義清於佐久郡也。兩陣既交戰。矢丸如雨。皆以竹牌自蔽。環列為塙。俄而信玄欲分其陣為兩隊。使二井甲米田乙。遙傳令於別將。欲分雷板垣二氏。二使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行。二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



外行。出則銃丸亂下。屢為所中。僅免百死。以得遠。則面色如灰。口噤不能言。米田既傳令於二將。笑謂王井曰。請取歸路於牌外。王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矣。米田曰。前所以不與子俱者。特恐王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畢。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及復命。意氣從容。辭令如故。王井乃大慚服。

寧靜子曰。使命重事也。雖尋常細故。不可不慎。况軍令乎。米田之前畏死者。有義以勝之。而後之不畏死者。有勇以鼓之也。有勇有義。以全使事。可謂信玄亦能使久矣。

### 岩間大藏

岩間大藏為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為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寸步不能動。則矢九雨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



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九且不能中。死豈足  
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寧靜子曰。駢錄以上數條。一寬一猛。甲起各家氣  
象。可以見其概矣。余嘗詠二公末路云。驚倒暗中  
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塚。不似  
一棺湖底安。春日山頭鎖晚霞。驂騑嘶罷有啼鴉。  
憐君獨賦能別月。不詠平安城外花。是或可以為  
二公斷案歟。

附記

謙信臨戰。俄欲分部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行所  
過。左右自分為兩隊。當是時。挈槍夫在彼。主不能  
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每以  
奏奇功。信主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其戰罷  
輒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  
每戰軍機漸熟。遂以至精勁無匹。是亦可以了二  
家用兵約畧矣。

藝候戒諸子

元龜二年六月。藝候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



取箭數條。如其子之數。乃手自斜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寧靜子曰。詩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蓋兄弟之情。不難於急難相救。而難於安寧相保。果能從藝候父子之言。豈不足以全棟宇之情乎。

又曰。崔鴻西秦錄云。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我一隻箭。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又曰。汝取千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也。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是與藝候事太相類。蓋暗合也。記以資博雅。

細川藤孝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



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  
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  
臣驗馬背向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  
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邊志。果年盤  
遠。曰。君行猶惡。藤孝領之。即馳。遂執其人。以還。從  
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秘訣。所謂幽  
齋玄旨是也。

寧靜子曰。幽齋氏之事。亦太有似太田道灌焉。余  
嘗有詠道灌二絕。曰。村女應門未發。辭獵婦逢雨  
乞簦時。有華無實。君看取。捧出棗棠黃。一技才兼  
文武。有斯公。一激終能學國風。斥候他年辨潮落。  
水禽聲在遠洋中。并錄以見國風之學。有益武事  
矣。

破缸柴田

永祿十二年。柴田勝家為織田氏守長光寺城。佐  
木承禎圍而攻之。遂破其外城。勝家退保牙城。  
防戰甚力。偶有人告佐木氏者曰。此城之水。若  
絕其汲路。城可下也。承禎悅從之。城中果困。而未



變其旗色也。承禎恠之。乃託和議。納平井某於城中。勝家將出接之。平井請盥手。勝家命盛水於巨盤。使一人左右捧而致之。平井盥訖。則棄餘水於庭。無復愛惜意。平井視之色然而歸。既而儲水殆竭。勝家度不可脫。會諸將士。置酒訣飲。時問所餘之水。則僅二斛矣。勝家呼眉尖刀。以其鐵鏃破水缸。以示必死。乘曉開門。吶喊潰圍以出。佐々木氏兵以其出不意。狼狽擾亂。不可復止。勝家乘機衝突。斬首八百餘級。使人獻之於岐阜。信長大悅。賜勳狀以賞之。世呼勝家為破缸柴田。  
寧靜子曰。柴田氏破缸之舉。所謂死中求活者。非胸有成筭。何以至此。若其失二斛水。而獲八百級。亦惟斷成之耳。

附記

信長以勝家為先鋒將。固辭不受。再三強之。乃敢承命而退。路遇麾下士於安土城下。誤觸勝家衣。勝家咎其無禮。不屈乃斬之。信長怒召勝家讓之。傲然答曰。是其所以固辭主命也。夫先鋒之將。威



權不立。号令不行。安有無禮之士。而假借不殺之理乎。

梶川彌三郎

信長之攻楨。為也。暴雨連日。宇治川大溢。殆不可濟。信長立馬水涯。呼曰。誰先渡此河者。古梶原佐木。豈鬼神乎。言未畢。有一騎自上游。亂流而渡。信長揚策曰。夫々非他人。必梶川彌三郎也。勿使剛勇丈夫。餒於敵。眾競繼之。遂得上岸。勝敵。初梶川好博奕。為眾所擯。信長獨愛其勇。賜名馬曰。緩

急。以此樹功。梶川感泣自誓曰。不騎此馬先登者。不生還。至此果有此功。

寧靜子曰。宇水先登。世唯知有梶原佐木。而知有梶川者鮮矣。抑前梶原之聯騎爭先。孰若後梶川之單騎直進之最壯哉。

大緩山

信長動罵人曰。扶緩山。猶言懶惰輩也。或云。大緩山。江州山名。信長蓋借此輩也。天正元年八月。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二萬騎陣於乃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



未戰也。一日信長登營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撤陳尾擊殲之。屢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主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理。日已暮。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已丑刻。敵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罵曰。咄。大緩山。果不及事。我且以麾下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允信長見機而動。神速不誤事者。卒皆此類。

寧靜子曰。石川丈山嘗論右府用兵云。信長所長。不拘土地之險難。不問兵卒之多寡。出於不意。擊於無備。而十戰十勝。能獲其全者也。至如挫敵拔國。則源平已還。靡可與進。擬者。唯與源廷尉在伯仲之間耶。是可謂善論右府矣。

### 仁科信盛

仁科五郎信盛。勝家之弟也。天正十年春。信盛守高遠城。織田世子信忠使僧某諭曰。武田氏亡在



且夕矣。宜致城而去。信盛怒。捉僧批其兩耳。并剥鼻。放還之。於是世子信忠率諸軍進傅城。攻擊甚急。殺傷無算。信盛擁殘兵。僅保牙城。小山田備中。春日河內。渡邊金。今福安。諏訪莊原隼人等十八人。逆戰于大廳。縱橫交擊。劍光散火。世子信忠負釜。彌保侶衣。俗作母衣。按三代實錄。小野春風。稜請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則作保侶衣為是。倚屏外桐樹。指揮士卒。有一女將。年三十餘。着紅縞甲。提眉尖刀。呼曰。身是諏訪莊之妻。可來與戰矣。斃七八人。刺喉以死。我將

武藏守森長可。登屋發板。放銃其中。彈丸兩下。信盛度不脫。據床屠腹。抽腸投之。裋褐而死。時年十九。城乃陷。後信盛投腸之處。血痕久之不滅。而世子信忠所倚桐樹。縱橫尚存。刀跡云。  
空靜子曰。滅武田氏。世子信忠之功。居多焉。而五郎信盛之守城不屈。苦戰死節。比之阿兄為敵所逼。饑困以死。豈不赫赫然有餘烈乎。

稻葉一徹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



然也。乃設茗燕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七首於懷以示之。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謂三人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寧靜子曰。嗚呼。一徹氏在刀俎魚肉之際。而能從容以免乎。萬死者。以其善解文字。演說古人之詩耳。信乎有武備者。必不可無文事也。

### 烈奴

稻葉氏之奴。有忤旨抵罪者。臨刑。輾轉號泣而不已。吏問汝畏死乎。奴忿恚曰。咄。吾豈畏死者哉。吾唯恨不伸一臂於君前。以雪冤耳。一徹聞之。遽令曰。急急解縛。奴苟以為冤。我將甘受其報焉。吏乃縱遣之。居數年。一徹病死。既葬。奴走詣其墓。復泣曰。奴久欲遂宿志。而屢失其機。遷延至此。今則已



矣。吾今日而不死，君必以奴為畏死苟生者。奴為天下耻之，遂屠腹其旁，出腸以死。

寧靜子曰：烈哉！稻葉氏之奴也。假令其出于士流，則世必以為田橫之客，豫讓之流也。嗚乎！戰國猶少不屈之民，寧可以太平游惰之情測之哉。

山内一豐妻

山内猪右衛門一豐，始筮社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士皆驚其神駿，然為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

勝流涎，歸家，獨自嘆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奩，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者妾之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師有簡馬之舉，今



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也。獄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乃騎而入京。風骨峻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為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乃能為此非常之舉。以一洒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為千石。遂以見任用。

寧靜子曰。後來石賊之反。夫人齋藤氏。襞書為笠。斜馳使告一豐。一豐得之。不解而獻焉。異日獲北。四萬石之大封。職此之由。山内氏何外家之福之多耶。

厨人坪内

三好氏之亡。厨人坪内某。囚於織田氏。菅谷九市原。為說信長曰。渠不唯善調理。七五三宴饗之式。皆能諳之。有以為厨宰可矣。信長曰。且使渠調朝食。吾將試其佳否。以決之。於是進膳。用三好氏



法。信長一喫投箸曰。此水真物。何足以供吾口。坪  
由曰。請復之。彊而後可。翌日進膳。極其醇醲。信長  
每品。吃食曰。佳味。佳味。天下之良工也。即日赦而  
祿之。坪內退語人曰。昨所進。係第一等調和。君以  
為淡泊無味。今日所進。特第三等品味耳。而反以  
為適口也。顧于好氏五世。歷仕幕朝。助天下和羹。  
故調理獨要第一等風味。而公則不然。人莫不飲  
食也。鮮能知味。信哉。

寧靜子曰。坪厨宰有揚舊君抑新主之意。以此仕  
猜忌無比。吉法師殆乎哉。

善射者某

織田氏臣有善射者。信長聞之。欲試其伎倆。為設  
演射場。小日往觀之。餘士皆多中。某終日而射。卒  
不能中也。信長不懌。歸而嘆曰。所見不稱所聞。人  
言果不足信耳。其後國內土寇蜂起。勢頗猖獗。信  
長自將討之。衆遂巡不進。當是時。某直進。立信長  
馬前。引滿當敵。縱橫放射。率無虛箭。寇為之卻走。  
信長於是歎曰。有是哉。渠之深放技也。嚮之不中



者。非不能中也。欲養餘力。以收異日之功耳。諺云。良鷹藏爪。猶信。厚賜物以賞之。

寧靜子曰。司一弓箭之士也。戰國之人。與秦平之士。趣向之異。何其甚也。今日純袴之子。射大的於數十步之外。以冒區區賞賜者。使其當變動不測之敵。果能不惶惑失度耶。然則如織田公士。洵百世士人之標準也。

右府察微

信長嘗自剪十指甲。使侍臣收其剪餘。侍臣搜索左右。久而不去。信長問。汝何故不退。答曰。剪餘既得九。而未見其一。信長為起拂兩袖。則爪片墜者一。信長大賞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綴密。又嘗召侍臣。至則曰。事既辦矣。無復用也。侍臣徒爾而退。少選復召一人。亦如此。最後一人。應召而往。伺候良久。亦復不命事。侍臣將退。顧拾席間所遺塵埃。以出。信長俄呼。止之曰。坐吾語汝。凡進退必有機。見機而動。是為軍之善謀。汝如今之退。可謂能知兵機者。



近世史記 卷之一 二十  
寧靜子曰。右府公以忌克之質。察人於細微之末者如此。織田之門。無懈惰不警之士。蓋以此也已。

森蘭丸

信長近臣有森蘭丸者。謹信而聰慧。右府甚愛寵之。嘗欲驗其才。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然後反命。信長曰。障果開矣乎。曰。闔矣。然則其戛然有聲者何也。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紙障。若視其既闔而徒然歸。則君之命廢矣。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也。故謹開而闔之。

矣。又嘗奉信長刀在側。刀鞘黑漆。有款紋數十條。蘭丸潛料記其數。信長覩知之。而不言也。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之曰。有能暗射鞘上款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也。蘭丸獨默不言。信長問。汝何故不射之。蘭丸謹對曰。臣嘗料記其數矣。今如爲不知者而中之。是賣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所深耻。是以不敢。信長悅其誠。憇不欺。賜以其刀。後蘭丸察明智光秀有異志。竊謂信長曰。臣視光秀。方食失匕箸。是其志不在小。必將舉大



事也。不及今誅之。後悔靡及。信長以為讒而不能  
用。無幾果有本能寺之變。

寧靜子曰。以右府之猜忌。而不嫉蘭丸之聰慧。亦  
以其有誠信足感人者耳。抑不疑他事。而疑其有  
讒光秀。則右府之祿盡也。嗚乎。養豺狼而自遇其  
噬。右府之不令終。將誰咎乎。

### 光秀反形

明智光秀。治丹之龜山也。新築一城於山北。號曰  
周山。蓋以自擬周武也。羽柴秀吉性豁而言傲。光  
秀則謹愿而多遜辭。秀吉謂光秀曰。人云。汝夜城  
周山。將以謀叛。信乎。光秀冷笑曰。公幸勿費無用  
之辯。天正十年五月。光秀謁愛宕山祠。遂會于五  
坊。為連歌。歌人紹巴至。則卒爾問曰。本能寺湮深  
幾尺矣。紹巴愕曰。君不畏天耶。何為謀此不順之  
舉。於是光秀反形始顯然云。

寧靜子曰。英雄之在亂世。其有逆節殄行。勢也。不  
必一一苛論焉。特其不忠不孝之罪。人欲容之。而  
天未嘗少假也。不見逐父篡國。信玄乎。不免於微



卒之暗砲不見弒君奪位光秀乎不免於賤民之  
竹槍夫暗砲之戮竹槍之誅果然天網疎而不漏  
而况光秀之罪又兼負殺母大不孝者乎。

附記

本能寺之變右府穿白衣執十字槍與賊安由作  
兵衛等鬪於庭中不利遂走入作兵衛追之時天  
未明燭光耿耿見右府影於紙障上以長槍鏃之  
中其右腹傷甚右府乃入寢縱火自殺後作兵衛  
變姓名曰天野源右衛門有恠瘍宿其頸久之不  
瘥遂生贅肉源憤恚以琴絃繫繫肉端繫之竹椽  
張脚抽之無幾又生復亦如此源愈憤竟引刀自  
刎而死又有川上某者光秀小臣也本能寺之戰  
執角弓射右府於堂上中之其第六日喪心而死  
時謔語曰鶴來刺額痛甚痛甚嗚乎是皆天網之  
所不漏者歟。

百姓作右衛門

光秀之敗於山崎也與左右數騎潰圍北出夜過  
小栗嶺土兵競起逐之有作右衛門者自籬中以



竹槍。斃其一騎。洞肋而死。則光秀也。遠近相傳。作  
 右獲賊魁矣。嘖嘖嗟賞。作右稍有得色。謂鄉曲之  
 勇。莫出我右者。每四隣有暴客。先往捕之。或格殺  
 之。一鄉賴以安焉。作右死。其子喜其衛。亦慕父風。  
 久負俠名。時有白狼出害人。每日暮。闔村鎖戶。少  
 年相聚謀除之。而議未決。喜其時六十餘。獨奮曰。  
 殺一狼。何議之有。會寒雨夜黑。喜其乃着短簑。腰  
 利鐮。直往村口。無人處。偃卧如死人。以待焉。少頃  
 白狼果至。彷徨其旁。三躍不動。則飛噬其喉。喜其

快手剪頭墜地。因起。接合身首。十字樣縛之。淋漓  
 被血以歸。諸少年皆驚。以為神。喜其笑曰。老夫太  
 勞矣。請買酒以酬我。其自負如此。

寧靜子曰。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光秀之死。一  
 農夫手天也。而其子喜其殺白狼以除民害。亦安  
 知非天意誅豺狼心於冥冥耶。要之作右喜其皆  
 可謂農夫中奇男子矣。

近古史談卷之一終



近古史談卷之二

東奧 大槻清崇 著

豐篇第二

聖鞋奴

尾刈愛智郡有中邨里。里分上中下為三村。日吉者。其中中邨之人也。天正五年正月朔日出時生。故名。日吉年甫十六。齋其父所遺永樂錢若干匹。以出鄉里。多買麤線針於清洲。而耒津島之市。以其針易糧食。與草鞋。遂往濱松。遇久能城守松下



遊古史詩 卷之二  
嘉兵於途。嘉兵異其狀貌。使人問其鄉貫。日吉具  
答以實。嘉兵乃携以歸。為換其服。并以袴與之。初  
雜處之奴隸中。既而擢為內豎。付之衣服器玩。掌  
其出納。日吉機慧而敏捷。凡所使令。無不如意。嘉  
兵甚愛用之。而儕輩之舊者皆嫉之。竊匿其主之  
器玩。以誣日吉。如此者數矣。嘉兵知其無罪也。憫  
之。為與永樂錢三十匹。以遣歸。日吉於是資其錢。  
以往清沙。黃緣其鄉人仕織田氏者某。為挈鞋奴。  
無幾為小人頭。改名藤吉。時年十八。

寧靜子曰。小瀨南庵太閤記云。嘉兵付金五兩於  
藤吉。往尾張。以買桶皮鎧。藤吉攘其金於途。資以  
仕織田氏。今閱松下環翠氏所記。與此大有異同。  
不知孰為實錄。姑書以備考據。雖然。區區小節。何  
足為曠世英雄輕重哉。

設姓曰木下

日吉之幼。習字於橫笛山光明寺。寺之對門。有三  
嶋神祠。祠前大榎樹。枝葉繁盛。偃蹇蔽數十步。日  
吉素倜儻。有大志。不屑學文字。每賺師僧來。遊戲



此樹之下。及後仕織田氏列士班。自設姓曰木下。實本此樹。示不忘也。光明寺到今傳其說。寧靜子曰。明史有云。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頭。時山城州渠信長。為此職。偶出獵。遇一人。卧樹下。驚起衝突。執而詰之。自言為平秀吉。躡捷有口辨。信長見而悅之。令牧馬。名曰木下人。是傳會之最可笑者。但余久疑。秀吉自作姓曰本下。必有所由。及得此說。意始釋然。因附記於此。

歌人幽古

織田右府之遇弒也。筑前守秀吉。既與毛利氏和。兼程東上。討逆賊光秀。逗姫路者一日。尽收金銀。以為軍資。署分既定。是夕浴罷。呼堀久太。語之曰。此城無用守備也。吾將一擲賭天下。子以為何如。久太曰。然。以僕觀之。潮候正好。勢不可不揚帆。有善和歌者幽古。進曰。譬之芳山花盛開。安得不一往而觀之。黑田孝高。自旁贊之曰。縱欲觀花。時不至。則不能矣。今也風綻雨拆。自嬌招人。時乎時乎。宜以此役為觀花之始耳。



寧靜子曰。復讎之舉。以順伐逆。天人所共與。誰能禦之。今觀三人之言。當時光景。千載可想。其一戰。鷹揚勃然。以興者。何足恠哉。

賤嶽之役

賤嶽之戰。中川清秀敗死。諸砦皆懼。結束欲退。神子由半左。大声呼曰。明且羽柴氏大軍至矣。諸君努力。諸砦聞之。復皆固守備。當是時。黑田孝高亦守一砦。知其不可支。自決死。召栗本四郎諭之曰。汝護阿吉而逃。勿使黑田氏無後。其功百倍于共

死。四郎勉強從之。阿吉長政小字也。途問曰。率我將何之。四郎泣告實。驚曰。大人每戒兒云。武夫之子。有進勿退。今而逃。是負平生戒也。策馬北馳。是夜秀吉果至。砦遂得不陷。是係長政十歲時之事。寧靜子曰。如水氏之智。而一時不如神子。由先見天也。抑阿吉之以十歲決進退。亦可以卜前程矣。羽柴氏神速。

越將作聞盛政。既得中川清秀首。傲然以為無敵已者。當此之時。筑前守秀吉在大垣。聞柳瀨敗聞。



近古史詩 卷之二  
抵掌曰。我得大捷矣。單騎北馳。步騎數千。及於中  
途。日暮。造賊嶽。址距盛政營二里而陣。盛政馳入  
致書曰。何來之速。請待天明。一決戰耳。秀吉答書  
曰。言當自我發。乃為公所先耶。明且快戰之事。謹  
領命矣。使者既去。秀吉冷笑曰。異域張子房。吾不  
之知。方今在我。日東誰復有以智先我者乎。命  
設炬火於山野。數里照映。煌煌如白晝。越人夜襲  
之計。遂沮。明且與盛政大戰於嶽南。乃有七槍之  
捷。

寧靜子曰。盛政剛愎自用。適足以喪師誤國矣。而  
羽柴氏之決勝千里。炳若觀火。然則不知張子房  
云者。乃其所以自知也歟。

石田三成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  
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温。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  
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  
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  
住持僧。携帚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



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寧靜子曰。石豎子一生所為。不出于此技倆。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豐公乃擢用之。竟誤國家大計也。噫。知人之難。猿公之智。且有不免於

附記

一歲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庫。出數十百囊。命土民盡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囊。則聽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而堅實倍乎前。三成之敏慧投機。率此類。

嶋左近

石田三成封於水口也。豐公問曰。汝得人焉乎。曰得一人焉。曰。嶋左近。公曰。孤亦聞其驍名矣。是豈以薄祿仕汝小家者乎。三成曰。臣封四萬石矣。今割其半以与之。是以能留耳。公歎曰。君臣同祿。古所未聞。汝而能為此偉舉。渠亦感激報之也。必矣。乃召左近。賜外套一領以勉之。

寧靜子曰。近世候國之臣。有分二百石之半。養流



落歸化之士者。世傳以為美談。况以一城之主。待其臣之。道如此。則天下之士。孰不願仕其家哉。後人不以其人廢其事。可也。雖然。王成此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

### 小田原之役

天正十八年三月朔。關白豐公。自將步騎十七萬。東征北條氏。前隊諸將先發在駿河內府。信雄軍於三枚橋。東照公軍於長窪。二十六日。關白率諸軍至駿河內府。照公與諸將士迎之。浮島原。

瞥  
見也

關白被緋甲。載唐冠。帶金粧太刀二口。執彤弓。騎金甲馬而來。扈從士皆異樣戎裝。鮮麗奪目。而茶筌背旗。幡叟裝束尤奇異可駭云。既而關白過二公前。瞥然下馬。撫刀揖二公曰。聞卿等異志。有一角鬪耳。疾起決雌雄。信雄寂然無言。慚汗浹背。照公則徐進。颺言於眾曰。當出師之初。先擬一刀。於此。實是行之大慶。敬賀敬賀。諸將士同聲拜賀。關白乃超乘而上。揚揚舉鞭以馳。眾莫弗感歎。照公勇智。



寧靜子曰。豐公在千兵萬馬之中。能籠羣雄如  
此。而內府之怯懦。照公之沈勇。隱相默度。早已  
筭定於胸中矣。他日八國之封。遠地之謫。蓋皆決  
於此焉。想見當時公目中既無閑左。而視北條氏  
不啻孤豚也。

又曰。豐公之滅北條氏。張宴於石垣山。以勞諸將  
士。要信雄舞古謠一曲。信雄恚其侮已。故作不祥  
舞以應之。豐公大怒。遂奪其封。放之那須野。是可  
以見其庸材矣。雖然。後之奉暴主者。亦不可不以

信雄為鑒戒也。

附記

有兩騎將。負巨背旗。佩大保衣。過陣營之前。豐公  
望見異之。使行人問其名。使者馳呼曰。主將之命  
也。各通姓名。二騎不答。使者反命。公曰。汝不下馬  
而問。失軍禮。其不答宜矣。更遣他行人。二騎乃下。  
對曰。小阜川臣。河由八助。攜箭十兵。後征韓之役。  
從隆景。屢與明兵戰。河由背旗。攜箭保衣。並以雄  
偉非常。耀名於異域。



花房職之

閔白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耳。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恠。豈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由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也。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游惰娛樂為天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

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東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皆將辭歸。大藏投問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勵聲曰。汝客花房某。敢慢罵我。夫匹夫議天子。閔白者。其罪當大不赦。汝速歸。處之磔刑。否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入呼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



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孤之為此。未必為娛樂。其實欲使敵倦於防禦。而速其納降耳。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畧可想矣。昔青砥藤網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網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飢餓之民。未蒙恩恤之典。而徒施諸乞丐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消滴無益於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為奉行。于今傳為美談。今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奉花房為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田原之捷。

寧靜子曰。豐公為人。噪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而後覺者。徃徃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



遊詩  
卷之二

豐公天

閔白征北條氏。別使九鬼嘉隆率舟師以護南海。此際危礁亂峙。水路險怪。每逢東風之烈。波濤驚激。勢卷雪山。無復可列船艦也。當公之圍小田原城。天氣清明。海波恬平。絕無陽侯之患者。五旬有餘日矣。爾後海濱之人。遇連日晴。謂之豐公天。寧靜子曰。中葉以還。乾綱解紐。皇威下移。六師之討。絕響久矣。獨豐公此行。入朝陛辭。天子詔賜節力。是所謂奉王命討不庭者。洵足為天朝吐氣矣。其五十餘日。天晴海穩者。殆亦天心之所以助皇威也歟。

勇婢

處士孫助家。有一老婢。蓋小田原之亡。掠來供使役者。然未詳其為誰氏女。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廂。每暮夜有恠駭人。人莫敢往焉。獨婢往。未嘗見恠也。一夕更深而往。暗中忽現一雛僧。視婢佇立。冷笑。婢一喝。捕之而入宅。點火視之。則一大老狸矣。婢罵曰。汝毛族。敢魅萬物之靈。手搏殺之。一家驚

行古中炎



歎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詰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云。

寧靜子曰。觀一婢所為。亦知北條氏養士有素矣。夫豐公以天下之兵。合圍半歲。僅能滅之者。良有以也。

豐公賜首鎧忠勝

關白既滅小田原。引兵而東。將征與州。次宇都宮。時本多忠勝伐土寇。在總之廳南。公差人致之行營。一日大會列侯諸將。出首鎧一領。示於衆曰。是

為佐藤四郎忠信之鎧。誰居今日可比忠信忠勇者。苟其有之。孤將舉以與之。衆莫敢應者。公因颺言曰。服此鎧而無愧色者。唯德川氏臣本多中書為然。記昔長湫之役。失我福將三人。孤憤怒之極。聞敗即發。步騎三萬。馳擊而馳。時中書在敵營。聞之。率手兵五百赴援。与我軍相距數百步。並隊而馳。每兩軍相摩。輒發銃挑戰。我軍不敢動。行里餘。有一騎蒙鹿角冑。下鞍飲馬於河。問渠為誰。稻葉伊豫曰。本多平八也。孤不覺淚簌簌下曰。壯哉平



遊世類詩 卷之二

容

水以我三萬擊渠五百猶石壓卵粉壑不回踵渠則從容飲馬以示餘暇何其壯也但我殺之亦無補於勝敗之數不若且縱之以成渠勇矣故不顧而馳今日求之古人非藤忠信莫可以比遂以賜忠勝是夜公竊召忠勝自點茶而侑之曰子勇誠無双矣雖然夸揚之衆以成海內之名者孤力亦為多矣因徐問曰未知與德川氏其恩之輕重大小何如忠勝伏而不答強之則曰殿下之恩江海無量但臣為德川累世臣屬君恩之大非可以輕重較也公聞之不懌而罷

寧靜子曰豐公之不擊忠勝猶曹瞞之不追關羽英雄襟度之豁可想耳抑二公實恩外臣以結其歡心者皆欲收以為已用也而忠勝之不從曹亦猶關羽之不從曹瞞也忠勇義烈之士寧有可以區區賞賜羅致乎

利休訪蒲生氏

蒲生氏鄉伏病茶博利休往問之氏鄉示其所自詠曰限有盤吹禰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

行古知人談 卷之二



風譯曰。山花自落。豈無期。何事春風不待時。蓋言見毒也。利休泫然流涕曰。嗚乎。惜哉。失無雙國士矣。遂賡歌答之曰。降登見盤積奴先爾。掃邊加志。雪爾者折奴。青柳乃絲。譯曰。及其未積。須相掃。青柳元無折雪枝。蓋惜剛勇而不能防害也。氏鄉率之後。書史福田某啓硯函視之。有遺書云。願移封於朝鮮。蓋知為太閤所疑也。因嘆曰。使主公在世三年。必得其所願。豈不惜乎。

寧靜子曰。豐公之疑蒲生氏。讒人媒之也。公封蒲生氏。食百萬石。氏鄉來謁。卒然謂曰。聞卿善手跡。幸為孤寫謠曲一本。其籠絡英雄。既已如此。則鳩毒下策。未必太閤之意也。嗚乎。讒人之亂。誠可嫉而可憎。

附記

氏鄉既受會津之封。退而倚柱以泣。山壽某就問曰。得無感大封之辱乎。氏鄉低語曰。否否。使我受封中原。雖小國。足以圖霸矣。今乃棄於辺陲。無復能為已。是以泣信斯言也。豐公之疑。亦非無謂。



上杉景勝

黃門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卧幕中。鼙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肅肅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舩小。中流殆欲沉。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舩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寧靜子曰。豐公之畏忌上杉氏。猶畏忌蒲生氏也。而能不逢毒者。以其善於石治部也。余嘗論當時英雄。謂智勇材能。可與氏鄉伯仲者。特有景勝耳。其前後皆封會津。以為東奧鎮撫者。亦以此欵。

關白誅利休

關白在聚樂。嘗游南禪寺。路過黑谷。時方盛春。櫻花歷亂。偶有婦人從一僕行賞花者。乍聞前驅傳呼之聲。趨避之花陰。關白自輿中瞥見。容姿艷麗。



迦世通言 卷之二

光彩射人。就問誰氏女。其僕云。茶博利休女。新寡而守孤棲者。閔白聞之心動。欲載以歸。慙慙諭其意。辭曰。妾近喪良人。寡居茆茨。哀泣之餘。安能得奉箕箒。關白為之魄褫。芒芒然歸。遂強之。其父利休。利休亦謂苟曲從。關白意。世必云賣此女以焚奇利也。因固辭不從。關白末如之何。意殊怏怏。適有人告者云。利休自刻其像。置之大德寺山門之上。關白於是發怒曰。夫山門。天子入焉。諸公卿入焉。茶博何為者。敢置其軀。天子公卿之上無

利休嘗  
勸字茶  
器之新  
古質真  
且由其  
賂以隨  
意誠  
皆稱以  
傳會  
耳

禮甚矣。又聞其有私於茶具諸器也。益怒。竟使人賜死。方此時。利休與其徒宗巖。點茶於一室。聞命下。不敢驚。儀畢徐起。分器什於所親。以為記念。然後後容自裁云。

寧靜子曰。利休一茶博耳。乃能耻依其女以博富貴。推此心也。何曾有私於區區器玩哉。後之奉其茶儀者。徃徃質鼎欺人。其能無愧其師乎。

附記

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

近古地談 卷之二

十一



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尽傾秘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利休之靈

一夕。閔白從美人數輩。入于茶房。點燈而坐。自種炭於地爐。以為樂。既而房中忽現茶博利休之靈。其狀烏帽黃道服。漸逼而坐爐邊。熟視其種炭。目光閃閃。呼吸生焰。衆姬皆悸欲走。公睨視一喝曰。汝何無禮。不脫帽而敢見我。則逡巡退倚于坐隅。公乃架茶鼎於爐中。徐起引衆姬入便室。遂呼侍豎堀三郎。戒之曰。利休之靈在彼。汝且往叱焉。三郎諾而往。先牢鎖廡下戶牖。而後入房。彷徨索之。杳無形影。乃復命曰。靈既去矣。殿下勿以為意。此時三郎齒僅十五。容姿端麗。而辭氣從容。公大歎賞。賜以紫袍一領。



帝靜子曰。關白之誅利休。非其罪也。宜其氣冤結。以現此異靈也。抑公以此叱咤風雲之勢。不能無恃心於一利休之靈。亦其秉彝之良。不可已者矣。至其賴小豎子之力。以自安。則誠可笑之甚。

征韓之役

征韓之役。小阜川隆景在開城府。使其臣曾根兵庫候起居於名護屋之營。太閤召見之。兵庫拜謝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

卒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顧謂東照公及前田利家曰。卿等善記焉。孤緣不幸而即世。有関白秀次在。必將滅明國而後止。當此之時。吾魂化為一大鐵盾。乘風雲上天。以殲四百餘列髯奴於一厯之中。亦在吾度內耳。因憶古有死而為雷者。孤偶忘其名矣。施藥院秀成在側曰。即當相國也。太閤曰。然。此小漢。不中吾舉。九一點垢。尚能死逞其志。而何有於乃公。



哉。滿座悚然，莫弗驚其雄膽。

帝靜子曰：太閤征韓之役，世多議焉者。余則謂以蓋世之雄，立無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則外征耀兵，亦勢之所必至。特主將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齡亦從頽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親征之勞，則轉瞬滅韓，且暮渡江，明社之覆，未必不在覺羅氏之先也。故余嘗歷論宇內英雄，定為四傑，曰：豐天閣、曰：忽必烈、曰：歷山王、曰：那波烈翁，而秦皇漢武不與焉。猗與偉矣哉！

韓國多虎

韓國多虎。如藤氏營在山麓。一夜有虎來，噬侍豎上月左脰，殺之。清正怒，天明從圍其山。有一大虎，獍猛排茅葦而進。清正負礮，裝巨砲待之。虎益怒，張口人立，衆爭將銃之。清正叱曰：且視吾伎倆，言未畢，轟雷一聲，丸飛入口中。虎仆，又起，輾轉以死矣。黑田氏之營在全義館，破曉人聲騷然。長政謂是必敵來襲也，登樓觀之。有虎入厩食馬也。管政利直起，抽刀逐之。虎咆哮來攫，政利躍斬其鬚。虎



近世史記 卷之二

轉身而逼。政利殆危。有一士來擊虎肩。則後藤基次也。政利呼曰。獲矣。一擊裂其眉心。虎乃斃。長政不悅曰。汝等各為一面之將。不知愛其身。而與犖獸爭雄。吾所不取也。

寧靜子曰。暴虎馮河。聖人所戒。馮婦之攘臂。為士者笑之。然當時征韓諸將。鼓餘勇於百戰之後。而試鋒銳於不可知之外域。是所謂入虎穴探虎子者。則暴山君。搏黃公。其常事耳。未可以不知命。概而論之也。

畧善左衛門

主計頭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侵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畧善左衛門與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許納降。避城迎之。梅北欣然而入。於是善左謂梅北曰。臣仰君威靈。既為臣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梅北。盛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梅北高踞上座。殊有得色。因先自酌。而後奉觴屬善左。旋起取殺脩之。善左察其無戒心。抽刀蹶起。拚梅北仆。

近世史記 卷之二



之坐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令皇迷亂  
爭欲殺善左善左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為國家  
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有脇從之罪以賞  
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諸  
從梅北者聞之皆遁善左追擊殲之餘黨悉平善  
左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十石  
寧靜子曰此警也太閭亦驚愕至遣淺野彈正討  
之本多中書助之然而善左衛門一人之力能平  
之奇男子也特表出之

悍卒

征韓再役左京大夫淺野幸長與明將高萊戰  
陽不利猶進不已從士龜田某回其轡以刀韉策  
馬馬奔向蔚山明兵追躡甚急幸長麾下或死或  
散能從者國老淺野河內及步卒橋本六郎耳六  
郎善銃執銃名小狐者連發防敵銃熱不可手乃  
自溺以殺其熱復返射殪數十人彥陽距蔚山僅  
二十里皆途餒矣六郎取搏餅三於腰以其一奉  
幸長一以自食欲收其一於囊河內自旁乞之六

飯餽  
同與



近世史記卷之二

郎疾視曰。是僕之後食。足下身為國老。而臨陣曾無腰糧之慮。何以能戰。今日之敗。未必不此之由也。河內忿恚甚。欲得六郎以甘心焉。請之幸長。幸長不許。六郎子孫。今尚仕在藝藩云。

寧靜子曰。堂堂大國之老。賴一士卒之力。以免乎萬死。又至乞其食。真可憫笑矣。曹劌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者。亂世猶然。况秦平之朝乎。

神符之夢

太閤嘗從容詔侍御臣曰。孤出尾闕。民間芻蕘之役。素所熟知。文墨之事。則未嘗學之也。不圖今日為天子關白。得與月卿雲客。周旋於廟廟之上。何其幸也。雖然。吾母之幼。入大內為厨婢。時得一近。玉體其夜夢百萬神符。飛翔空際。自研勢赴播磨。累累不絕。竟而有身。遂生我。後奉故右府公命。西征平播磨諸列。會公遇弒。反旆東上。一戰誅逆賊。然後朝命屢下。終得陞在此位。由此觀之。人生榮達。非偶然也。

寧靜子曰。世傳太閤母。夢日輪入懷。而生曰吉。余

近古史記卷之二

二十一



嘗疑言 天子象也。太閤雖位極人臣。既非天子。安得成日輪之夢。近閱音博士松苗國史畧云。太閤嘗自言吾母夢日輪入懷而生余。蓋隱然明其為皇胤也。而當時不吐實者。憚朝廷耳。據此說日輪之夢亦匪虛誣也。

太閤薨

太閤以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午朔薨。壽六十三。葬於東山阿彌陀峰。初聚樂第之成。公偶詠國歌一首。自書之箋。使尼孝藏主函而藏之。戒曰。他日有需則出之。後十二年。至此病篤。俄召尼孝命之曰。持昔所付國歌來。尼孝出而進之。公直接筆。記歲月日及諱於其後。欲并造花押半成而腕溢。乃擲筆明日而薨。蓋豫以擬絕命詞。臨薨出以遺後人也。其歌曰。露止置露止消。奴留我身哉。奈仁波乃事波。夢乃世乃中。譯曰。露生露滅是吾躬。浪速榮華一夢中。此箋今尚傳在木下侯云。

寧靜子曰。嘗誦大風歌。而想見漢家隆興氣像。及讀秋風辭。則又哀樂盛衰之感係之矣。唯我豐太



近世史記 卷之二

二十三

閤歌。僅僅三十一字。而一生鴻業。似夸似嘲。而自  
吾得失。無復所恨之意。隱然見於辭表。嗚呼。豪邁  
快豁。世復有如此大英雄耶。

太閤雜事

小牧之役。前軍既成陣。馳入伏水。請進馬。時豐公  
與茶博利休茗飲。聞報便起。直自後園出。蹇衣撫  
臂曰。來來。其輕舉弄敵。每每如此。前由德善院。嘗  
以為言。公笑曰。勿用。方今天下英豪。誰復有尚乎  
我者耶。

船達伏水。岸上乍見。倒立長竿。掛肩衣其上者。公  
冷笑曰。何物黥奴。做箇惡戲。因顧左右曰。是比喻  
耳。汝等能解乎。皆曰不解。公乃曰。世豈顛倒矣。無  
袖者在上也。蓋邦語無袖。言非其人也。既而捕史  
拘主者以至。則曰。汝雖小黥。可憎亦足以警孤矣。  
但施之他人。必啓爭端。慎勿再焉。予金縱之。其大  
度如此。

公之東征。次宇都宮。召佐野天德寺。語戰國事。天  
德寺盛稱武田上杉勇武無比。公笑曰。使二髡在

近古史記 卷之二

二十四



平。一人提長刀導前。一人揭朱傘擁後。亦足以壯  
吾儀衛矣。而今不在。是實孤之不幸。而二髡之幸  
耳。

移蒲生氏鄉。封於會津。食百萬石。氏鄉來謁。未及  
陳謝。公率然謂曰。聞卿善筆蹟。奉為孤寫謠曲一  
本。自取筆硯以授之。終不及移封事。

書史在側。草檄文。偶忘醜醜醜字。公以指畫大字  
於地曰。大字當如此書。蓋以醜大邦讀相近也。其  
數征韓諸將。往往用粘合紙。文亦有塗抹處。輒付  
使者曰。持此往矣。

置小墅於城之山里。使茶禿梅松守之。軒前新植  
松數株。既而生葦。其實自外移之也。梅松采以獻  
之。聚樂第。公笑曰。吁。孤之威靈能使葦生於數月  
間耶。及其扭而屢獻。則又笑曰。止。止。使葦多生。太  
不可。

公逢人輒曰。亦見吉夢乎。每諸侯伯來謁。宴飲款  
接。或圍棋。或點茶。或歌謠舞樂。各隨其所好。罄歡  
而罷。蓋皆所以搖攬人心也。要之豁達大度。殆所



迎世... 卷之二

五十五

謂天授者非耶。

加藤嘉明

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舶載堯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甕鍾子。殘碟各十枚。嘉明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待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待臣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待臣曰。汝勿患。我豈為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為沒憤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名也。吾心所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非謂鄙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然不怒。更毀其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灑脫。如此之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物。雖无物。不足以為病。嘉明氏之愛堯器。其殆寓意

行古... 卷之二

五十六



之善者歟。

岡野左内

岡野左内。本上杉氏臣也。及景勝移封於米澤。去  
仕蒲生秀行。食一萬石。左内好貨殖。家資累巨萬。  
每月二三次。陳列大小判及他碎粒諸金於一室。  
身枕藉其中。以為樂焉。人皆賤之。偶隣閭有鬪者。  
有人來告。左内不暇捍擋。直往和解之。信宿而返。  
則黃白猶散在室中。衆始服其宏度。先是關原兵  
起。左内獻永樂錢一萬貫於景勝。曰。非敢資軍需

也。聊以酬將士之勞。有馬奴藏黃金一枚。左内大  
奇之。曰。人之用心。當如此。賞之以十金。左内後称  
越後守。仕至忠郷時而死。其病革也。獻遺金三萬  
兩於忠郷。副以正宗刀一口。以三千金獻其弟忠  
知。曰。聊以報平昔之恩。其遺贈諸友者。自五金十  
金。以至百金。各有等差。而借約舊券。則并其櫃燒  
之。

空齋子曰。岡野之有武功於上杉氏。人皆知之。而  
至積金事。則知者鮮矣。抑世之封殖自喜者。率皆



鄙吝纖嗇。不以一錢利人。而罔野之積。而能散利。國以及人。活運靈動。財於是乎有用矣。錄以戒夫守錢奴。

附記

左內嘗與吾黃門公相遇於逢隈川。舉刀相擊。馬驚而逸。公追斫其背。戰袍毀裂。後左內命縫匠繡補其裂痕。每誇示人曰。是名將手迹也。

清正讀魯論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

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由溪野諸公。談及論語。因舉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今日忘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曠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有惕然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肥後也。駕大艦呼天地丸者。而西。船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清正有所愛。胡孫。遊戲不離側。偶起之廁。胡孫矚其亡。竊把朱筆。縱橫塗抹卷上。清正復坐視之。笑曰。汝亦有志聖人之道乎。復研朱墨。句而不輟。



寧靜子曰。昔信玄讀論語。未卒數章而投地曰。是頭痛之書。其自慚之深可知矣。清正則異乎此。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飯田覺兵衛

加藤忠廣。清正子也。嘗語左右曰。我願爲多力人。左右曰。何也。曰。欲重襲厚甲。以免銃丸之害耳。飯田覺兵衛。候之舊將。而數從清正有功者。此時在坐。進而泣曰。主君何言之怯耶。夫先君之在世。破堅挫銳。大小數十戰。未嘗一受刀癢。遂爲征韓先鋒。蹂躪八道。鬼上官之名。至今猶止兒啼。然而所著不過一單甲。抑爲主將者。苟能愛將。校撫士卒。則三軍之從指揮。猶吾手足。然則三軍之甲。皆君之甲也。假令將叛卒離。君獨雖重百甲。亦無補於死。君何言之怯耶。遂號哭而退。獨自歎曰。噫。加藤氏之亡。其不遠矣。居無何。忠廣果坐專國除。寧靜子曰。當時所用。特烏銃之小者耳。忠廣恐怖。



乃如此。設令在今日。觀白忽諸大礮。其股栗何如也。我聞西虜那波烈翁之奪落日橋。仰天數飛丸。約畧五六十矣。尚能得挺身其中以進。天授英雄。銳亦不能中。而何厚甲之恃哉。

戶川肥後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夠於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洪恩。為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而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柩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

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後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塵一喝。引導死者。猶且使之得成佛。而况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尊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且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寧靜子曰。殉死之為陋習。今古一揆。可勝浩歎哉。



通志 卷之二

世之稱忠臣義士者。不知翼遺孤。以張大先君之業。而後死以殉其所愛之君。與夫匹夫匹婦之為諒者。相去幾何。而况可以君責之臣乎。肥後之言。雖過激也。要可以為後人之鑒矣。

又曰。嘗聞一老人言云。殉死有義死。俠死。利死之辨。昔相馬氏臣。有金澤忠兵衛者。及其主大膳大夫義胤歿。慨然自奮曰。我家累世忠烈。至先人備中。凡十一世。皆殉節於矢石之間。及我之身。獨受厚祿於治世。而無涓滴以報國也。今而不從君。何面目見父祖地下。乃屠腹以死。是為義死。其儕輩聞之。亦有自奮而殉者。謂我豈可後於金其乎。是為俠死。若夫非甚有恩於其君。徒冒殉死之名。以為子孫榮耀之計者。是為利死耳。觀於此言。為士者。亦可以知所擇矣。

福尾勝兵衛

福尾勝兵衛者。因幡守淺野長治之臣也。方其主疾病。心期殉死。會禁殉之令出。勝兵衛不得已。而別立一案。及長治卒。柩車出。從而送之野。埋葬禮

通志 卷之二 三十一



畢諸臣皆散。勝兵衛獨彷徨墓前不去。其家屬使人迎之。固執不動。則饋食供之。如此者連日夜。寺僧輩或勸就廡下。辭曰。僕心已從君黃泉。雨露之艱。固非所避也。當此之時。長治子長照嗣後。為式部少輔。知勝兵衛之志。竟不可奪也。為築廬於山間以居之。勝兵衛乃從之。弊衣麤食。日掃墓門塵。以終其身。

寧靜子曰。福尾氏不以新令改其初心。乃延陵挂劍之心。而守墓不去。則端木廬塚上之志也。嗚呼。一死之俠可及也。不死之義不可及也。

塙團右衛門

塙團右衛門直之。仕如藤嘉明。屢有戰功。遂為統隊將。食祿十石。及關原之役。加藤氏怒其違軍令。遽罵曰。如汝。終身不可當將帥之任者。直之深啣之。遂棄祿亡命。留詩於舍壁曰。野水江南遂不留。高飛天地一閑鷗。如藤氏時領豫之後游事數君。皆不得志。去投妙心寺。為僧師大龍和尚。改名鐵止。麻衣草履。猶不脫一劍。化飯京中。京中人莫弗



憐而敬焉。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鐵牛後至。和尚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駕大龍。吾鐵牛。和尚投塵尾感歎。

寧靜子曰。搗團戰國一武夫。而能悟禪機如此。真不可多得者矣。但團事史多錄焉者。率係武勇之蹟。余特錄其異於衆者。以存奇士。

雲居和尚

雲居和尚。搗團右衛門之子也。德慧名望。高乎一時。團死於大坂之役。雲居索其遺骸。厚葬之。遂治狂赴奧州。蓋以有國主之聘也。取路東山。出青野原。有草賊七人。遮路來逼曰。奴輩苦饑寒。欲乞責僧草鞋錢。雲居從容應之曰。不腆腰纏。得御公等窮幸矣。舉囊付之而行。盜等傾囊得七金。各分其一。猶尾而未。曰欲并衣帶得之。雲居於是拋錫曰。甚哉公等之不悟也。夫十里裸裎。雖緇徒不可為。公等必欲得之。請并身命取之。端坐不動。盜等惻然感悟。相告謂吾輩久行剽掠。未見舉止整暇如



此是必高德之僧也。各返其金。羅拜道旁曰。願剃髮為弟子。幸恕前過。雲居乃起曰。公等苟如此。貧道亦不敢辭。遂相從至私島瑞岩寺。後皆修業各為一庵住僧。

寧靜子曰。余聞之鄉人。雲居在瑞岩寺。每夜往御島石窟。坐禪焉。有一少年。欲驗其悟道。踞路旁。稍稍以待。雲居至。則手固攬其頭。雲居佇立不動。乃放之。後數日。其人問曰。師不見恠乎。雲居曰。無見也。但嘗暗中有物。攬吾頭。吾覺其手肉溫暖。以為

少年輩作戲耳。并觀此事。雲居之為超悟僧。益可想也。

### 恠猴

藝之廣島。有福島伊豫者。其正廳之廁。夜夜有恠出焉。人莫敢入之。一夕武藤坂井大橋真木村上諸人來集。時塙團右衛門亦往。談論移刻。團起之廁。主人慮其有異。使侍童執燭從之。廁在大松樹之下。葛蘿纏其上。忽有物下。簌簌有聲。陰風一綫。駭然墜屋上。團謂是所云恠者。屏息俟之。既而恠



述古事言 卷之二

據屋端。俯闖廁中。面如赤夜叉。目光爛爛射人。團張眼叱之。恠轉身下。直自廁底。手摩團之臀。團伸臂執之。恠則躍上屋。闖之如前。於是團決起。攫其腕。極力牽之。廁戶為破。燭滅。恠在暗中。輾轉欲逸。向之侍童。走來。犄其脚。團急抽腰刀刺之。廳中主客。聞其聲也。爭來燭之。團滿身被鮮血。淋漓朱殷。恠則彪然僵在地矣。迫視之。乃一大獼猴之極老者云。

寧靜子曰。世俗所謂恠云者。往往有形氣觸人。而無見其物也。其實非無物。無有如塙團其人者。捕而獲之耳。夫猿狖狐狸諸妖獸之外。寧別有恠云者乎。因思昔者源丰位所射怯獸。亦安知非是等之類耶。

敗天公

豐後岡城外數百步。有諸士塙域。每風雨夜晦。有恠禽出。觸膊鼓羽。其聲如豹。士女相戒。莫敢過其所云。赤座七郎。岡藩砲隊長也。其妻村井氏弟伴。勇而好武。時寄寓赤座氏。一夕自外歸。途過恠之

此話出於武將風狀記



所。忽有物飛拂頭上。隨風浙瀝有聲。村井意欲生縛。衝暗徐進。從其聲以捕之。則敗天公之懸籬而不墜者矣。村井乃解其懸持以歸。赤座氏連呼曰。起。起。我獲恠物矣。赤座蹴衾起。則村井執淑笠在手。笑曰。果如所聞。其膈膊者。此恠之觸籬婆娑也。其聲如豹者。此恠之受風飛鳴也。相共拍掌。明日岡城人傳誦曰。恠既為村井氏所捕矣。夜行無復所患。

寧靜子曰。世之妖云恠云者。率皆敗天公之類耳。咄咄恠事。可以解盲俗之惑矣。

利常品諸將

加賀黃門利常。擇其臣通古事者四五輩充侍御。謂之談臣。一夕論近古英雄。談臣問利常曰。豐太閣若何。曰。天資無匹。絨由右府若何。曰。勇武絕倫。次問鎌信。曰。卓越尋常。又次問信玄。掉頭曰。褊淺卑狹。不足道耳。

寧靜子曰。此論實獲我心。錄以為此卷壓尾。近古史談卷之二終。



遊古  
致  
證

卷  
之  
二

三  
一  
一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紅印：  
卷之二  
遊古致證

紅印：  
遊古致證

紅印：  
遊古致證



010190614730